

贺敏学与陈毅在游击战中机智御敌

聆听陈毅的教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敏学(贺子珍的胞兄)跟随项英、陈毅留守中央苏区根据地,担任赣粤边特委游击大队长兼政委,在江西北山天井洞一带活动。

当时项英、陈毅带着侦察班、特务班及少数工作人员也在北山和油山一带活动,领导整个赣粤边的游击战争。由于秘密工作做得好,他们神龙无踪,就连贺敏学也经常不知道他们身处何方。

一天,贺敏学正和副政委刘燕富、副大队长刘甫源在天井洞里研究工作,山下哨探请来了几个人,正是拖着伤腿、拄着树棍的陈毅和他的警卫员们。

看到陈毅亲临天井洞,贺敏学和游击队员们都十分欣喜。当时,国民党在报纸上对陈毅等人造谣,许多游击队员感到迷惑不解,陈毅到来后,队员们少不得七嘴八舌地请教这位没有架子的领导人。有人指着往期报纸上的“陈毅股匪”问:“‘陈毅股’是谁?”陈毅答:“就是鄙人。股者,一股两股,不成名堂之谓也。”

“国民党尽吹牛,说把我们消灭了!嘿,我们今天不是在天井洞说话啦!”陈毅现身说法,教育那些对革命存有顾虑的同志,其乐观精神感染着战士们。

当时,敌探常在路旁沟边察看游击队的足迹,到山顶观察游击队做饭的烟火,在山林草丛里窃听游击队员说话或咳嗽的声音,一旦发现情况,则立即调兵来“围剿”。

针对这一现象,陈毅有的放矢地

指出,游击作战时一般不走大路,应专走小路、山路;对必经之路,应留人在后面处理脚印;烧火做饭应尽量做到白天不冒烟、夜间不透光。

生死关头识奸计

发生在堡垒内部的危机,总是令人防不胜防。

1935年10月中旬,贺敏学率游击队转移到了天井洞对面山上,驻天井洞的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向他转交了粤赣游击队后方办事处主任何长林的信件。信上说,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已来北山,要召集红军游击队和北山区委干部、后方人员到天井洞开会,并传达重要指示。何长林不知项英、陈毅的现住地,所以信上要贺敏学“并转项、陈二同志”。

失联多时的龚楚终于有了消息,贺敏学感到高兴,但心头很快就掠过一丝疑云:眼下斗争形势恶劣,各游击队又分散活动,在此情况下集中主要干部开会,意义非同寻常。而且龚楚失去联系太久,革命信念是否起了变化?

送走赖文泰后,贺敏学作了一番思忖,决定还是先派人去看看。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没有异常,而且游击队的指导员也来信说没有问题。贺敏学最终决定前往,但还是考虑,待见到龚楚,切实摸清情况后再斟酌是否给项英、陈毅转达开会通知。临走前,他部署了应变措施,并把驳壳枪压满子弹。

爬上山头,到了天井洞,何长林站在洞口招呼他:“贺大队长,快进来呀,不少同志都来了,龚参谋长正等着开会呢。”两旁的守卫只放贺敏学进洞,

而把警卫员拦在外头。一打照面,细心的贺敏学忽地一惊,这些守卫个个脸色红润,衣服簇新,头发梳得油光水滑,除少数几支长枪外,几乎都挎清一色的快枪和驳壳枪。游击队员生活艰苦,哪会是这些人的模样?而且,游击队武器杂乱,以长枪为主,又哪会有如此整齐的装备?

贺敏学感到情况不对,为什么这次开会戒备如此森严,如临大敌?他马上意识到:不好,有情况!但不容打住脚步,龚楚已在里头唤他了。贺敏学硬着头皮不远不近地搭讪,就在一问一答中,贺敏学瞥见龚楚四周的人员都虎视眈眈,而且面孔生疏到自己一个也不认识。

肯定出现了叛徒!贺敏学转念间已作出判断,并为自己没有把开会通知转达项英、陈毅而暗自庆幸。却又想,万一项英、陈毅从别处渠道得知此讯而赶来,岂不坏事?事不宜迟,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阻止项英、陈毅进洞。

他忽说肚子疼,得出去方便一下。说罢疾步向外冲出,但四个汉子挡在洞口,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贺敏学镇静地笑笑说:“自己人,干吗这样?”边说边瞅准机会,用力猛地推倒其中两人,随即抽出驳壳枪撂倒两个,率领部下突围。身后枪声大作,夹杂着“不能让他们跑了”的狂呼。

北山事件

贺敏学以树木作掩护,东旋西转,在射出一梭子弹击中数敌后,身上也中了弹。他见情势危急,不假思索就地滚下山崖。贺敏学跌落在茅草丛里,迅

速从衣服上撕下几块布,包扎住流血的伤口。敌人追赶而来,他赶紧一瘸一拐地泅过一条河,忍着伤口进水的剧痛又走了一程,钻进芦花密布的塘内。

敌人搜索无果后,骂骂咧咧撤走了。贺敏学断定敌人走远了,才从塘内抽身出来,“慢慢地勉强走到休养所,通知部队立即转移,同时又派人通知项、陈二同志及后方特务队转移”。

后来才知,龚楚经受不住艰苦斗争的考验,已投敌叛变。为了邀功献媚,他酝酿了一个阴谋,将部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前来北山,伺机捕获项英、陈毅。

项英、陈毅在接到贺敏学等人的报告后,立即布置指挥部转移。但龚楚、何长林已率队开始了搜捕,并挟持了途中偶然遇到的游击队侦察员吴小华。

快到营地时,吴小华先是故意“透露”指挥部有重兵和数挺机枪把守,哨兵看见人多就要打枪,促使敌人暂停在近百米外,而让他先到哨位报告。一到哨位,吴小华立即放声大喊“他们是反革命”,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等人急率指挥机关和警卫战士离开,转移到后山隐蔽,脱险后即向油山转移。

为了抓住项英、陈毅,龚楚和何长林一伙在北山天井洞、龙西石一带严密封锁,日夜搜查,并将与游击队有联系的群众抓去拷打、杀害。北山地区的游击队、交通站和党组织先后遭受了严重破坏。此事被称作“北山事件”,影响甚大,被项英写进了向中共中央汇报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其中专门提到了贺敏学。

据《同舟共进》钟兆云/文

清朝皇子的“家教”不好当

1687年6月,康熙皇帝亲自为太子胤初选定了三位老师:汤斌、耿介、达哈塔。三位均为博学鸿儒,能被皇帝钦点为太子老师,自然荣耀无比,且一旦太子登基,作为太子老师,前程更是不可限量。但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

每日上课前,三位老师要先给学生胤初下跪,行君臣之礼。上课过程中,老师每当与胤初说话,都必须先下跪。胤初背书,老师要一直跪着,胤初背诵完毕,老师方可起来。没过多久,汤斌等人先后病倒。随后,汤斌受到降级处分,耿介干脆被砸了饭碗。

康熙时期,在皇子们的老师中,遭遇最惨的当属徐元梦。徐元梦是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十二年(1673年)进士。他学养深厚,且精通满、蒙、汉文,为一代名儒,是康熙钦点的皇子们的老师。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康熙到西苑瀛台教皇子们射箭,徐元梦也同往。徐元梦是一位文人,对骑马射箭并不在行。而骑射是康熙极力提倡的满洲传统,徐元梦身为皇子们的老师,却不能射箭,当着皇子的面,康熙便责骂他不配做旗人。徐元梦为自己辩解了几句,不料,康熙勃然大怒,叫人把他按在地上,当着皇子们的面将他打成重伤。这还不算,康熙下令抄其家,而且要把徐的父母发配到黑龙江为奴。

可怜的徐元梦裹着满身伤痕,

跪在宫门口的泥水里嚎啕大哭,苦苦哀求宫门前的御前侍卫转奏皇上,求皇上开恩,让自己代替父母去黑龙江。最终,一位叫关保的御前侍卫动了恻隐之心,将徐元梦的遭遇转告给康熙。

也许考虑到教育皇子还要用徐元梦,康熙总算赦免了徐元梦的父母,恢复了徐元梦的官职,让他继续教皇子们读书。

20年后的1707年,康熙在第六次南巡途中,御舟停泊在山东临清州堂邑县。康熙令随行的3个小皇子读书,来检查其学习情况,却发现他们书念得不清晰且非常生疏,而小皇子在自己身边读书时则认真仔细,大见成效,便认为徐元梦玩忽职守,于是康熙生气地写信给在京的皇子胤祉等人,命令将徐元梦革职,并要当着全体阿哥的面杖答其30大板。

于是,在紫禁城内,乾清宫西侧,皇子读书的懋勤殿前,一群身强力壮的侍卫在胤祉等人的监督下,将52岁的徐元梦按倒在地,抡起竹板,左右开弓,结结实实地打了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师30大板。

作为老师,昨天还倾尽心力给皇子们讲授儒家经典,教诲他们尊敬师长、友爱亲朋,今天却在自己学生的指挥、监督下遭受毒打,皮肉痛苦之外,心灵上的屈辱更让人羞愧难当。崇尚儒学与师道尊严的康熙亲自导演了这一幕酷刑剧。

据《文史博览》布儒/文

